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襄公經傳第八補注第十九襄公成公子史記名午母定姒以簡王十四年即位時年四歲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補曰疏曰襄是定姒之子嫌非正故重明之案此疏與閔元年疏異此疏是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補曰滕薛微於莒邾又微者則杞小邾也自襄以後諸侯之事四國君臣鮮不從役故夫子曰孟公綽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言國小而政煩也

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魚石得罪於宋而成十五年奔楚十八年復入于彭城然則彭城已屬魚石今猶繫宋者崇君抑叛臣也補曰注言彭城屬魚石其說未盡左傳曰非宋地公羊曰楚取彭城以封魚石又曰楚巳取之矣然則彭城地處魚石即是屬楚所以言非宋地也左傳曰追書明舊史本無宋字與哀三年圍戚同例君子一著之一仍

之也李光地曰圍宋彭城者主晉之辭也善晉義也圍戚者主衛之辭也誅衛志也晉義善則宋華元無惡矣衛志惡則齊國夏無善矣李氏說此二經皆非正義但經意自是兼見耳程公說曰宋中國之望也齊晉之伯可稱者三君未嘗不加意於宋桓之興首會北杏以平宋亂會鄄以求其服急於得宋鄭此既得則爲之伐附肅之郳鄰怨之鄭求以懷宋諸侯之望既歸而始霸之烈以定桓投宋襄欲遂霸諸侯從之而圖霸失其道晉文之興亦急於恤宋悼之興亦急於救宋出穀戍釋宋圍執曹伯畀宋人於是成一戰之霸師台谷退楚兵討魚石從宋人於是成三駕之功足驗當時大勢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撰異曰厥公羊作屈徐彥曰左傳穀梁屈作厥字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鄫或爲合補曰左傳曰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撰異曰鄫公羊作合與穀梁或本同徐彥曰左氏合作鄫字也段玉裁曰此鄫非姒姓國故穀梁此鄶不作糸旁繒字益其字本作會會合音義皆通一寫作鄶再寫譌鄶耳杜注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可知鄶乃鄶之誤古者鄭國處於留鄭伯寄孥與賄於虢鄶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

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此所玄蓋鄭東鄙鄭邑於宋竟者古爲鄭地故名之鄭左氏音義僖十四年鄭始見音似陵反以後不爲音唯此鄭音才陵反恐本是古外反後人改之也文烝案說文給古文會一切經音義會古文給同聲穀梁或本及公羊皆是給字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補曰史記名夷定王子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補曰此本杜預杜以辛酉爲九月十五日左傳謂此朝聘爲禮故杜解之如此若依孫復胡安國不臣之說以左杜爲不然於經義亦自無礙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已見夷秋之文其餘皆從平文可矣疏及孔穎達並引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撰異曰罃

唐石經作嬰後二年三年同嚴可均曰嬰當作嬰張參
顏傳經五經文字云嬰與嬰同見春秋傳說文有嬰字
發變為嬰明
此當為嬰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補曰成公夫人也公羊不辯宣
成二夫人何休遂亂其姑婦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補曰鄭成公也不葬者蓋魯不會○
撰異曰辰各本誤作寅今依唐石經
十行本改正音義睔古困反漢書古
今人表作綸師古曰綸音工頑反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
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
不書晉宋之將以慢其伐人之喪補曰爾雅曰稱好也
漢書注曰稱宜也好亦宜也國語注曰稱副也疏曰稱
師者罪重稱名者罪輕文烝衆傳言此者明衛從舊史
紀實文晉宋皆變文改舊史也晉宋在衛上則無嫌為
將卑師衆之常辭晉主兵而宋衛皆非君將晉雖卑者

將亦宜序上宋則不得以卑者先衛大夫觀後十六年伐許書衛甯殖宋人知當時自有一定之文史從而書之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補曰月者為下葬日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

叔孫豹如宋補曰豹亦得臣子僑如弟穆叔也亦稱叔孫穆子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補曰內外皆大夫言遂與季孫宿入鄆自是不同會本為城出霸國之事與內異例又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虎牢鄭邑鄭服罪內之故為之城不繫虎牢於鄭者如中國之邑也僖二年城楚丘傳曰楚丘者何衛之邑國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封衛也然則非魯邑皆不言城中國若國中也補曰外城邑志者以其為國都皆不繫國虎牢非鄭都亦從

其例故曰若言中國爲注以內鄭爲諸侯內之非也內謂春秋之文若言國中之邑是內之所以內之者據左傳諸侯城虎牢以偪鄭鄭人乃成於是盟雞澤聘會會既救陳鄹鄬之會侵蔡會邢丘於是楚伐鄭歷歷書之以皆是鄭服之事故此特爲內鄭文也注言鄭服罪故爲之城是謂鄭服在城前非事實也公羊曰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杜預說左傳曰虎牢舊鄭邑今屬晉其義皆得通於此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補曰母喪十月左右而朝亦非禮高閌曰禮童子侯不朝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其可以朝伯國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於外地補曰此本杜預也孔穎達曰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晉

公至自晉補曰不以長樗致者何休曰上盟不于都嫌如晉不得入杜預曰本非會召本中曰本謀如晉

以如爲重文孫宋此亦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地也補曰當云晉地國語作雞丘此王喪二十二月而命會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後文處及京城北重丘之等亦其義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如會外乎會也外乎會者明本非會內也諸侯已會乃至耳於會受命也補曰疏曰單伯會伐宋傳云會事之成也踐土之盟陳侯如會傳云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是二文互以相通踐土亦是事成乃至伐宋亦外乎會也三處發傳者單伯內大夫陳侯諸侯袁僑爲君所使嫌有異故重發之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又盟是大夫執國之權亢君之禮陳君不會袁僑受使來盟袁僑之盟得其義也通言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補曰凡盟言及者內為志

之文令上言公會足見外為主故於叔孫豹還從以內及外之例無所嫌也王世子則及以會吳則會又會陳

袁僑則及以及吳子則會以及殊文相似殊義不同**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補曰諸侯

當親與盟**不可與則釋之**補曰不與盟可矣亦不當使大夫

相與私盟補曰疏曰此亦應受君命而謂之私者對君盟非臣事故謂之私**是大夫張**

也補曰王引之曰張當為彊楊疏彊字凡三見則疏所據本作彊音義於定六年傳始為張字作音則此亦

不作張文烝案孫復尊王發微曰大夫彊諸侯始失政用此傳文也呂本中張洽家鉉翁俞皋所見已作張

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補曰正亦政字也大夫執

國權者論語所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也大夫之專禮樂征伐萌於晉文襄而成於晉悼李廉以為陳侯如會

不再盟今再盟袁僑亦悼公所以不及文公**曰袁僑異之也**[illegible]不但總言及諸侯之大夫而

復別言袁僑者是異袁僑之得禮補曰異曾公羊之殊也疏曰陳侯不在故與袁僑得盟諸侯大夫君在私盟

故謂之通文烝案此又申再言及爲與之之意復出陳者尉文之宜何休以爲晉得陳國似非也

秋公至自會 ○撰異曰會各本誤作晉今依唐石經改正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補曰午與襄公名同不諱胡安國以爲猶莊篇書同盟僖篇書戊申定篇書宋仲幾從其質也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成公夫人襄公母也姒杞姓補曰當云襄公妾母何休以弋爲莒姓本公羊下年傳舅出之說莒己姓非弋也杞緡皆姒姓此姒氏或緡女歟孔廣森說公羊謂弋即是姒當爲鄫女○撰異曰姒公羊作弋下同徐彥曰左氏經作姒氏字聲勢與此同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定謚補曰許翰曰左傳季文子本不欲以夫人禮葬此葬速蓋

禮略也高閌曰距薨幾二十三日

冬公如晉補曰非禮與宣同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繒世子巫如晉外不言如而言如補曰重起例者此與內俱往也

爲我事往也外相如不書爲魯事往故同於內補曰疏曰徐邈取左氏爲說云爲我事往者謂請繒於晉以助己出賦也文烝棠徐說得傳意傳言繒世子爲魯將屬其國與魯大夫並往晉故同諸內而言如也左傳上四年冬公如晉請屬鄫晉侯許之至此穆叔覲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皆確然可據惟下年莒人滅繒則與魯屬繒事無涉乃左氏之誤耳左氏知屬繒事不知滅繒公羊知滅繒事不知屬繒皆以如晉及莒滅二文牽連爲一告誤也左氏解此云言比諸魯大夫也比諸魯大夫其意有二不言及是比言如亦是比惟可

不言及故可言如是其意貴一也杜預經下注云比魯
大夫故書巫如晉傳下注云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
不書及比之魯大夫○緒自有世子
不宜立異姓爲後此又文外之意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善稻吳地補曰依杜當云地闕不言會衛孫林父者

會者外爲主之文左傳稱晉將爲吳合諸侯使魯衛先
會吳且告會期則是魯衛並受晉命衛非爲主者故不
得言會衛也又晉之諸會魯班當在宋下衛上此亦晉
事即亦不得言會衛也前後諸文殊會吳者上皆有會
晉文晉爲主而殊吳也此但言會吳吳爲主也不言及
衛孫林父者吳或會以及矣未聞及以會及以會乃特
尊王世子之文非可施於吳也杜預曰魯衛俱受命於
晉故不言及此未盡其義也○撰異曰稻左氏作道

吳謂善伊謂稻緩補曰段玉裁曰謂善爲伊者古合節也說文沛國謂稻曰稬从禾耎聲謂稻爲緩即其理也緩古亦讀如煖

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
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
本俗言稱曰此發經辟之例以明伊緩稱善稻之意也
號謂地號物號公羊所謂地物從中國也名謂國名人
名公羊所謂邑人名從主人也中國謂魯主人者對魯

言之不專指夷狄桓二年傳言物從中國此言號者彼釋大鼎義專是物號此則兼包地物之號也此專是地號而不言地從中國明包地物言之也桓二年傳言名從主人乃釋大鼎稱鄙之義名者國名此經兼從主人之文亦并言之者明欲發明全例兼國名人名爲說也前釋國名物號之文此通舉地號物號國名人名之例意指各異故兩處發傳也公羊文在昭元年其言邑人名邑即國也范此注大略本何休然以主人專屬夷狄不以中國爲魯又不言國名則皆誤也主藏以越稱於越解名從主人可補注闕但專謂於越楊名是從主人而不知越名亦從主人亦名未得傳旨之荀子作正名之篇曰徵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義與此相近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撰異曰顏師古匡謬正俗以爲壬本是王字非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鄫以外錫爲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所以不復殊外

吳者以其數會中國故補曰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鄫
人云則不辭何休曰方以吳抑鄫國在人上不以順辭
故進吳得人所以抑鄫者夷狄倘知父死子繼故以甚
鄫不使鄫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文
烝案不隔者不成文也何注爲范說所本而不如何之
明暢其謂吳數會中國故不殊外實爲大謬前後諸外
吳文皆爲不欲稱吳人故會而又會吳旣稱人何外之
有何氏以吳抑鄫之說雖於公羊無所見必是公羊家
舊義此傳於下年滅緒有別之而不別之言明經文實
有豫抑之義何說可依用也但此文亦本魯史之舊非
夫子特易吳緒之班左傳曰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
大夫聽命於會杜貢曰傳言鄫人所以見於國會左杜
之言深得其實會於諸晉會皆不與此時新爲魯屬其
大夫轉得列會明晉許魯還緒使附會末而班諸吳下
也史紀其實而經取其義此春秋進作之大常非必有
所故易然後可以見義也前此齊之盟有楚人鄫人楚
無以闕舉者故稱人序上無他義吳則前後諸會皆爲
外文故此文自足顯抑緒之義若無前後諸文則不得
也魯之屬緒是夏始成至秋印以爲不利當時事情未
可知或叔孫聞緒將立異甡爲後處其內亂敗范注言
外甥外甥印外孫說見下年左傳曰九月丙午盟于戚
陳傅良曰吳初與諸侯盟不書盟爲晉諱也吳晉之盟

春秋終諱之

公至自會補曰會夷狄而致者上文異稱人故致也楚稱夫不致者楚之稱人自其常文又主會異於異

冬戍陳補曰杜預曰備楚何休曰戍例時內辭也不言諸侯是魯成之補曰內辭猶專辭謂諸侯共以飾戍之而經以會獨往戍辭書也所以爲內辭者侯伯救患備豫不虞得禮之正合義之公春秋與城楚臣歸粟等皆同之於內事無須列序諸侯定五年傳所云義遇也疏亦引彼傳以難注范誤甚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撰異曰左氏無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段玉裁曰公穀皆有此四國不容徐彥陸德明不記其異同疑唐石經脫文貽誤也粢陸淳纂例明云左氏無莒邾滕薛四國段所未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補曰月者爲下卒日善救陳也楚人伐陳公能救中國而攘夷狄故善之善之謂以救陳致補曰疏曰善文於公至下言之者春秋主善以內故於書公至下重發文悉

案注謂以救陳致是善則與凡救言善不同疏又曲爲之說夫傳始本與經別行後來以傳合經者乃以此句附公至下實非傳意此與諸言善者同義當在諸侯救陳下也 重發傳者成而破伐嫌救非善故重明之公至是常文不須釋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補曰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案左傳繼成公卽位者卽姑容也自此終於春秋皆名或日或不日皆書葬或時或月恐與大國同例蓋襄昭以下時事之不同於前卽諸小國可見也

夏宋華弱來奔○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弱公羊作溺案今公羊不作溺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非滅也非以兵滅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補曰疏曰重發傳者

非兵滅故重明之**繒中國也而時**補曰此亦大概言之耳若細別言之當是卑國在月例**非滅也**補曰言以其如上所云故足明非滅**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猶亡亡猶滅家立異姓爲後則亡國立異姓爲嗣則滅既盡也補曰此言有非滅而得言滅者也俞樾曰此既字不當說盡家立異姓其家未亡而實已亡國立異姓其國未滅而實已滅昭四年魯取繒自此至昭四年之繒乃已滅之繒也文烝案家言亡國言滅者對文析言之渾言則同梁亡是也**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繒不達滅亡之義故國滅而不知補曰疏曰言繒所以滅者立嗣須分別同異姓而繒不別也舊解云別猶識也言繒君雖識知國須立後不能識知異姓之不得立文烝案疏載舊解與注意合別之而不別猶易文言傳云辯之不早辯彼言被弒而不自知者所由此言見滅而不自知者所由其事相類其情亦同隱四年於翬豫貶之文言傳之義也上年於繒豫抑之此傳之義也觀此傳則上經之爲抑繒亦明矣**莒人滅繒非滅也**補曰又覆說以起下文**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莒是繒甥立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補曰非者責也如非稅畝之災之非

字所以非滅而言滅者責其立異姓以奉宗廟乃滅亡之道故言滅也繼絕滅姓莒已姓曾子曰有者異姓滅也蓋古皆遺言矣傳說滅并說亡者承上家國之文違言之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親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後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或也篡公羊上年傳曰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休曰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又以巫爲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俱莒外孫故傳謂之舅出依何說顧爲廷曲王引之謂傳文本是鄫女有爲莒夫人者轉寫互誤也若然繒女之子於繒子爲外孫於巫爲出會定姻亦繒女故襄公於巫亦爲出巫於與則爲舅事倩既合而於公羊本文亦明白通貫矣范以外孫爲甥者毛詩傳云外孫曰甥謂父之外孫爲吾甥又吾之外孫爲子之甥以上見下而爲稱故左傳外孫之子爲彌甥姊妹之孫爲從孫甥皆有甥稱也莒爲繒甥蓋穀梁家舊說而范因之也甥之稱又有以下見上者爾雖姑之子爲甥謂子之姑之子爲吾甥又吾之姑之子爲吾父之甥也舅之子妻之晜弟姊妹之夫亦皆爲甥說亦同出經書疏者謂繒至此廢巫立外孫不言繒亡與梁亡同文者孔

廣森據公羊上年傳云莒將滅之以爲立外孫者實莒
衍鄫人使然故春秋歸惡莒人也左氏於此不言立異
姓爲後其傳曰莒人臧鄫恃賂也杜預以爲鄫有貢
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臧之蓋緒莒告無史書左
氏不得其事因見簡牘所載上四年冬有邾人莒人伐
鄫臧紇救鄫侵邾敬於狐駘之事五年有屬鄫還鄫之
事其事又書於經故於臧鄫一經但據上事推測意其
爲恃賂耳由其不受經於聖門故有此失不如穀案公
羊家鉏翁以爲大條貫數十皆由誅溷高弟親罔之聖
人矣非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陸淆集傳辨疑余本俞
皁集傳釋義本補
正十行本空一字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宿行父子補曰季武子也許翰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喪哀典廢於下矣張大亨曰季孫宿仲孫速仲孫羯皆所謂以喪從利者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補曰左傳稱萊爲齊夷其地即禹貢青州之萊夷也滅在時例月者蓋以萊爲齊之同姓故謹其文與楚人滅蓼相對爲詳略也楚之誘蔡誘戎則文異齊之滅萊楚之滅蓼則文異夷

夏之辭必不相假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

補曰疏曰三卜是禮而書者爲不從及不時故也文烝案四月必不止三卜三卜者當是正月下辛前有牲變已改卜牛以正月下辛爲初卜故言三卜也若使卜從而郊則當先書正月牲變文書四月某日郊與哀元年同文今既不郊則牲變可略以卜不從爲重非如再有牲變者須備言也言四月言三卜則牲變亦足見矣或謂僖三十一年書四月免牲成十年及下十一年書四月不郊何以此獨爲牲變曰非牲變則必非三卜曾無十二月下辛不卜之理也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補曰不時亡乎人復發傳者三卜是禮嫌有異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補曰費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鄬鄭地補曰孔穎達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闕之不密故得出會求救也文烝案五年救陳左傳曰會于城棣以救之此年傳曰會于鄬以救之二地皆鄭地二事亦不異也會城棣無陳侯故書救陳不於救陳上錄地者善之不得從疑辭例也會鄬有陳侯文承圍下其為救陳可知故不須言救既不言救自當錄地其實亦善之也杜預曰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非也此救無功自於下文鄭弑陳逃及不書公至見之此時無所識也月者為下卒日○撰異曰鄬本又作[阝爲]

鄭伯髠原如會

○撰異曰髠本又作郡或作頵原左氏作頑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頑字亦有一本作原字非也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操鄭地補曰公羊曰操者何鄭之邑也○撰異曰操左氏作鄵趙坦曰說文無鄵字

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

補曰據未至會

致其志也

補曰此亦所謂春秋成人之美也何休曰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弑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

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

補曰不生名者經例因史例也

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

補曰明由如會至死若卒不以如會當名之於卒如曹伯終生不蒙使文

其見以如會卒何也

補曰疑如會何至死

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

補曰是所謂以如會卒其事與公羊同與左傳異弑則左氏公羊皆云爾而傳意以卒名加上便可見弑發義尤精大氏春秋意嚴辭深其微其約亟有如此者然則何以不改卒為弑也曰此當時承赴之文即是當時事實公羊所謂信史不革者也文既不革斯義有所取如下傳云云矣

其不言弑何

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邵曰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弒中國之君故去弒而言卒使若正卒然補曰此猶莊四年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宜十一年不使夷狄為中國胡安國以為聖人存天理抑人欲之意家鉉翁曰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為夷狄之民其誅斥之與斷自洙泗穀梁子必有所受

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被弒嫌異故也

日卒時葬正也

補曰疏曰葬在八年此處發之者以鄭伯被弒而同正卒既同正卒宜同正葬故連言也重發正卒傳者今被弒而同正卒嫌與他例異故明之

陳侯逃歸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為諸侯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背華卽夷故書逃以抑之補曰此傳與鄭伯逃歸不盟傳同注解去諸侯為背華卽夷與彼注所謂專已背衆亦同但此則指實言之也注首鄭伯以下四句用何休義陳之逃不必因鄭之弒似宜刪去傳重發之者鄭與諸侯會逃禮而去會而不盟陳亦與諸侯行會禮而去而此會直會而已嫌有異故發以同之不致者鄭伯見弒陳侯又云此會不注善故不致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補曰汪克寬曰襄嗣位甫八年三朝於晉自宣公媚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案疏曰鄭伯歸晉受禍陳侯畏楚逃歸明晉不足恃而公往朝危之道也故書月疏說亦可通也孫復胡銓以爲鄭之會不致自會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獲者不與之辭侵者所以服不義無相獲之道○撰異曰濕本又作隰左氏公羊作燮徐彥曰穀梁作公子濕案說文燮讀若溼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補曰重發傳者彼爲追發此爲獲發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補曰以公子之貴因淺事而爲微者所獲經以爲病與華元不病文相顧疏引徐邈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大誤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邢丘地補曰當云晉地見左氏宣六年傳故此處杜無注甚矣范之疏也見魯之失正也補曰正亦政字謂魯君公在而大夫會也補曰疏曰公在晉未及告公而大夫爲會是失政文烝案疏非也會

亦是公命言公在而大夫會者猶雞澤言諸侯盟又大
夫相與私盟湨梁同言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諸侯在而不
曰諸侯之大夫皆同意也如是即為失政非必無君命
○左傳曰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
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
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杜預
以為晉悼難勞諸侯故使大夫聽命胡安國據穀梁義
以為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
姑息愛人而不由德李廉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
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
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李說是也高
厚向戌甯殖稱人胡氏以為謹其始故貶之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補曰左傳曰以疆鄫田蓋以滅鄫為眞滅而誤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撰異曰災公羊作火徐彥曰左傳穀梁作宋災

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補曰疏曰徐邈云春秋王魯以周爲王後以宋爲故也此公羊黜周王魯之說故范不從之文烝案此即桓二年傳所云孔子故宋言以故國親宋也莊十一年傳及此傳皆以外災不志發義而彼言王者之後此言故宋者兩傳之意互相備也魯史本以宋爲王者後特志災異君子存而不削又因以著故宋之義明經中包此二旨故與彼傳各見之也春秋之義尊周親魯而故宋夫子以爲魯事既婉爲諱矣則於宋諱祖之遇難可也孔父不稱名而其後四殺大夫因皆沒其名姓是也魯事既詳爲錄矣則於宋詳災異之變宜也志大水志石鷁志雨螽志災是也此賢君子不忘故國之意所以桓二年及此年兩處發傳也後人疑春秋非孔氏一家之書趙鵬飛已辯之而徐仙民輒引何休新周故宋王魯之說以解此之故宋其亦怪矣○案故宋之說聖門所傳而公羊家及諸讖緯謬以爲新周故宋而劉杞又增造其義以爲春秋承周文而反之質自淮南子已云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後人沿用附益之與論語禮運中庸杞宋不足徵之言從周之言子貢荅公孫朝文武之道無所不學之言皆相背戾漢孝成時梅福上言宜封孔

子世以爲殷後援穀梁在祖位之文證孔子故殷後不直引故宋爲證或當時穀梁家說故宋之義已爲公羊之學所亂然若有爲祖諱一語亦不取證蓋悔子眞隨意指稱也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補曰宣公夫人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補曰劉向列女傳穆姜字同公羊云聰惠而行亂故謚曰繆衆穆穆繆通用如劉說則義異也古書多以繆公謚爲惡謚而秦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其字从㣎从禾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補曰汪克寬曰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於敝楚故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疲於奔命而莫能爭也汪申胡安國說○撰異曰杞伯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鄭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補曰疏曰

舊解以伐鄭之文在上卽同盟于戲明鄭在可知故不異言也鄭心服同盟故以爲善又一解謂會伐無鄭伯之文今不序是不異言也所以不異言者善得鄭也心服受盟比之舊同好然文烝案柯陵京城北與此文同事異故此傳特明之彼兩處鄭亦受盟未能得鄭故其盟爲謀後伐鄭文雖與此同而其下文皆復書伐鄭亦足明之矣此則下書楚伐見鄭之已服於晉也傳於此獨以不異言鄭爲義宜善會之左傳曰鄭服也

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補曰恥者經恥之王念孫曰方言廣雅並曰據定也史記白起傳趙單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猶安定也文烝案傳言不能定鄭下年會相無鄭伯鄭伐宋而諸侯又伐鄭是諸侯雖已得鄭而不能定鄭也注以戲盟還而楚伐鄭爲說楚伐則是服晉之驗非不能定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楚地補曰此本杜預也京相璠曰宋地去偪

陽八十里京得之哀六年之祖則楚地耳

會又會外之也

五年會于戚不殊會今殊會吳者不復夷狄故補曰注非也說見上五年疏曰重發傳者戚不殊今又殊之故復發傳

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

○撰異曰傳左氏公羊作偪國語同徐彥曰左氏經作偪字音夫目反二部適近之適案漢書古今人表作扁陽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王莽改漢縣曰輔陽

遂直遂也

補曰疏曰言遂直遂也者遂是繼事之辭不須云日今加甲午與凡遂異故傳言之

其曰遂何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言時實吳會諸侯滅傅陽恥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役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傅陽滅卑國月此日蓋為遂耳補曰其曰遂三字當為其日二字遂字轉寫誤衍曰形近易誤滅潞傳曰亦誤曰戰鄭傳疏存兩說明二字自昔相亂也此承上言遂直是遂耳不應復加日加日則非直遂之辭故公孫敖歸父之奔言日則不言遂言遂則不言日此其例也今所以加日遂上者為晉與吳共滅國不欲以中國從夷狄故仍史文之舊特存其日下傳云無善事則異之明從異事之文小變繼事之例也七年傳云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語意亦同也諸侯遂救許諸侯遂圍許閒有他事文不相接無妨

爲繼事甲午遂滅傳陽文相接而加日乃轉爲異事郎此見春秋辭句離合之間皆文章之極筆矣據左傳滅傳陽集與於吳汪克寬曰傳陽國及柤地皆在沭縣乃吳入北方之要衝會吳于柤蓋謀滅傳陽而通吳也汪說甚合情事是知吳晉共滅無可疑者左氏固時有藏失耳何下也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皐集傳釋義本補正

公至自會

補曰會猶可致滅則不可致故與後事小則以先事致者同

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

夷狄不致恥與同惡事不致恥有惡補曰疏曰夷狄不致蜀之盟是惡事不致稷之會是文柰條桓無致會引稷會非也當引侵宋及伐邾取須句之屬

此其致何也

會吳會夷狄也滅傳陽惡事也據不應致

存中國也

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主而滅人之邑也此即夷狄爾是無中國也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傳陽爾不以諸侯從夷狄也滅中國雖惡事自諸侯之一書爾從夷狄而滅人則中國不復存矣補曰注邑字當作國所說不得傳意傳謂既會夷狄又是惡事而猶致者特爲存中國之文使若未嘗會吳未嘗滅傳陽此經之變例致其所不當致以見義也下文乃復論遂事加日之義又以鄭之言加會

陳之書逃合此言之**中國有善事則并焉**若中國有善事則不復言會諸侯故日諸滅傳
陽如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諸侯會吳於祖
甲午遂滅傳陽書則若會與遂異人補晉言上所是者亦是存中國**汲鄭伯**汲猶引也鄭伯髡原為臣
所弒而不書弒此引而致於書事補曰引者蓋請未見而致其志王引之曰沒疑當為沒形相似而誤沒者終
也古謂以壽終為得沒不以請終為不沒歸伯實弒書卒使若分終得沒然故謂之沒鄭伯鄭伯書卒鄬
伯也卒亦終也曲禮曰壽考日卒卒猶沒也**逃歸陳侯**鄭之會陳侯不會以其為楚故言逃歸補
曰當云陳侯在會不字誤**致祖之會存中國也**補曰言三事皆是存中國疏曰傳於此見
存中國之文者難澤之會諸侯失政從此之後日益陵遲又會夷狄之人以滅中國聽事之甚故書公至以存
之僖二十六年公至自伐齊傳云危之此云存之者彼尚末陵遲故直云危公此時微弱之甚故云存中國
也文燕案藏專論公至不數遂事陳鄭諸文非也又以諸侯失政為說不知諸侯失政與此各自為義此論夷
夏之故非論君臣之事不須牽合也悼公之時楚既日強吳復縣盛中國自此遂衰故君子書經時有存中國

之意而傳明之也夷狄與中國交爭諸侯則因而存中國之道後晉楚共率諸侯盟于宋無侵伐八年則又因而善之足見聖人之情矣春秋隨事而為義左傳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當時晉主夏盟安得四夷為守但能弭兵息民亦足多也若不能則守在諸侯中國固不可不存也此經世之志王道之要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序滕薛之上蓋驕蹇補曰此本公羊非也左傳曰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杜預曰先至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補曰盜賤也義在昭二十年傳諸書盜蓋皆士

也○撰異曰裴左氏作騂陸清曰
據字子駁宜爲騂案國語稱騶騂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惡鄭伯不能脩
或刑致盜殺大夫也以上下道當言鄭
人殺其大夫補曰書大夫者以上道之文也書人爲衆
辭者以下道之文也稱盜以殺大夫盜雖下而別於凡
下之夾大夫雖上而無上文明以至微賤之輩而禍及
國體事異凡常是所以惡上惡上之上當如范注以爲
君也注首二句引傳例非也宜則去兩臣謂之兩下如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稱人稱盜則大夫爲上皆非
兩下之文矣藏曰於此發例者盜殺大夫初起於此也
文烝案以哀四年傳校此傳疑傳當疊一道字下道謂
稱道○程子胡安國以爲失卿職故不稱大夫張洽又
謂裴者從夷之人弑君之賊發輒惟裴是從惡積而不
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冠至
盜之招也故不稱殺大夫王葆胡銓等略同文烝以爲
皆求之過當春
秋所未暇論

戍鄭虎牢

不稱其人則魯戍也猶戍陳補曰亦文若魯獨
戍耳注非也左傳以爲脩其城而置戍蓋亦以
備
楚

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二年鄭去楚而從中國
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

中國無異自爾已來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繹而棄外稍曰注非也決猶決日義決不日而月之決辨嫌之謂也上載不繫鄭嫌遂不得爲鄭地故此決之傳當云決鄭地乎虎牢省一地字耳必爲決文者以後年兩伐鄭終能得鄭其地仍屬鄭也左傳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爲公羊曰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繫祇啟曰邑已失而仍繫之其國者宋彭城鄭虎牢也如但曰圍彭城則爲君討臣之義隱矣如但曰戍虎牢則爲鄭拒楚之義隱矣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補曰許翰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補曰何休曰月者重錄之作爲也補曰疏見成元年

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會

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爾魯爲次國於此爲明
補曰疏曰魯本周公之後地方七百里而云次國者據
春秋時言之文孫案傳與周禮非異也師非二千五百
人也魯非大國也諸侯一軍一當爲二此轉寫之誤舍
中軍復爲二軍傳以爲正則一爲誤字明矣三略曰諸
侯二師方伯三師此言最可據二師卽二軍三師卽三
軍也國語叔孫穆子之言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
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
以賛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韋昭
解諸侯無軍曰無三軍傳言諸侯二軍與三略同卽國
語之諸侯無軍也二軍之上有三軍則國語之元侯三
略之方伯是也二軍之下有一軍則國語之伯子男是
也左傳曰成因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
者三軍可也於大國云可者言巳過其制此卽元侯方
伯三軍之證魯僖公之頌曰公徒三萬三萬者二軍之
人數此諸侯二軍之證左傳又稱王命由沃伯以一軍
爲晉侯此伯子男一軍之證依公羊大國稱侯小國稱
伯子男是大國二軍小國一軍也傳既不言元侯方伯
之制又不言小國一軍者但言二軍足見三軍之非且
切魯備制以爲說故略不具文也若然周禮所以與傳
及國語三略異者周禮以元侯方伯亦爲諸侯而謂之
大國故於大國二軍則諸之次國也二千五百人爲師

五師爲軍而下言二軍上言六師者師有二千五百人之師有通稱兵衆之師通稱之師師即是軍互以成文其義不異惠棟曰詩瞻彼洛矣以作六師棫樸六師及之毛傳並云天子六軍鄭志趙商問棫樸詩及常武詩云整我六師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建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爲欲著其大數則乃稱軍耳又臨孝存引詩六師之文以雖周禮鄭答之云軍者兵之大名單禮重言惟爲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雜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即六軍也惠引鄭君之言以解此傳最得其旨也凡軍以乘爲數天子六軍兵車三千乘故詩采芑曰其車三千三軍者千五百乘二軍者千乘一軍者五百乘每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也魯頌言公徒三萬者又有重車二百乘凡步卒五千人故言三萬也○或曰白虎通引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與今本不同其文亦可據邪曰此文上國以下十字乃後人依周禮妄增之非白虎元文觀其下文云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延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是知東漢時相承穀梁之本實作諸侯一軍矣曰然則傳云一軍非誤字言諸侯一軍明小國無軍也諸侯一軍者即國語所謂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也小國無軍者即國語所謂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也

韋昭以爲伯子男無天子之命卿引王制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明王制本無誤脫鄭君注未允也小國無軍此曹莒諸國所以無師也小國無天子之命卿此曹莒諸國所以無大夫也若此豈不一以貫之邪曰此說不可用也諸侯我一軍何以舍中軍爲二軍傳謂之復正乎曹莒不得有天子命大夫則不得有名姓將謂魯及齊晉宋衛陳蔡鄭之書名姓者皆爲天子命大夫何以傳獨於內外書字各一人請之天子命大夫乎如依莊元年範注謂貢士京師受命者稱字就其國命之者稱名何以鄭當時必行貢士之制又且單伯世卿何以云貢士乎反覆思之一軍必爲誤字國語必不可泥王制上文小國有上中下三卿必當依鄭注以爲二卿之文有誤脫而小國無師無大夫遲當如前卷之解也

作三軍非正也

補曰此事當時蓋著爲令不言初者以後有舍文不須加初足知爲常令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補曰疏曰上三卜爲禮而非時此卜違禮非禮亦非時故重發傳不行免牲之禮與成十年同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補曰左傳曰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預曰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盟謀更共伐鄭京城北鄭地補曰此與戲異與柯陵同故注即用彼傳語鄭雖受盟猶不堅服晉雖盟鄭實謀共伐故下復伐也又左傳此盟載書祇言十二國唊助據之謂鄭不與〇撰異曰京左氏作亳徐彥公羊疏曰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文也案亳字誤

公至自伐鄭不以後致補曰據偶事當致後盟後復伐鄭也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此言不以後致謂會在伐後補曰注末二語可刪引例在後十九年傳疏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乙酉同盟于柯陵與此正同彼云至自會此云至自伐鄭致文不同者案彼伐鄭同盟于柯陵爲公不周於伐鄭以會事爲大故以會致此時鄭從楚楚彊諸侯異之故以伐爲

大事又盟後重更伐鄭故以伐致也文孫粜盟後復伐則以伐致此一例也疏據僖四年六年之屬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又一例也傳但言盟後復伐一例者此以復伐而致伐與下蕭魚以不復伐而致會相對爲義此之致伐本不取大伐鄭之義也疏說聞可通然非此傳解經之意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補曰杜預曰晉遂尊光

會于蕭魚

蕭魚鄭地補曰公羊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何休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劉敞曰鄭伯如會數宜以如曾書乞盟歟宜以乞盟書令一皆投之獨稱會何哉曰春秋嘉善矜不能而成人之美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還於楚之彊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

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壹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

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補曰疏曰傳例曰二事偶則以後事致此云公至自會正是其常而云不以伐鄭致者以鄭從楚伐之尤難故當以伐爲大事**得鄭伯之辭也**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補曰言得鄭伯者明上會有鄭自此遂不復伐既是盟不復伐則以會致之例而後事不小於先事又是偶事致後之例也高閔曰春秋以變文見義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爲誠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爲美李廉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文孫桼公羊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之例於此則通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撰異曰霄十行本獨此作胥張洽程端學所見同此**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行人是傳國之辭命者補曰疏曰舊解挈猶傳也行人傳國使命故云挈國之辭或以挈爲舉謂傳舉國命之辭理亦通耳文孫案汪疏皆非也辭者經之辭挈者舉也舉而直言之若祝吁之挈遂之挈是也舉又訓盡若所謂以國與之是也凡言行人皆施於執而外曰某行人內亦曰我行人與齊人執單伯

諸文不同。是，行人者，舉國之辭也。左傳曰：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行人爲使人之稱，使事至重，一國安危所繫，故使能造命，可爲大夫；使不辱命，則可謂士。舉國之辭，此其義也。疏又曰：行人之文有六，發傳者三。此曰挈國之辭也。晉人執衞行人石買，傳曰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傳曰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是其文互相通也。傳舉三者，則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齊人執衞行人北宮結亦然也。然則稱人以執，執有罪；稱行人，怨接於上，明君與臣兩失之也。執大夫稱人，又有二義：齊人執鄭詹，傳曰：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宋人執鄭祭仲，傳曰：宋人者，宋公也，貶之也。齊人執陳袁濤塗，傳曰：齊人者，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是有二也。凡執大夫，唯齊慶封、陳公子招特爲變文，餘皆稱人，未有稱公侯以執者。若被執者有罪，則稱人以見罪；若執之者有罪，亦稱人以見惡。經辭雖有常例，傳則分而別之，所謂善惡不嫌同辭，不可以一槩求之矣。文孫又案：黃道周說：自此至三十年殺良霄，二十年中，鄭大夫皆特書名氏，益深喜鄭之一意，中國而鄭大夫之得會於諸侯也。此說極合經旨。鄭之絕楚自執良霄始，故終良霄之身皆特文以見義。傳於諸鄭事曰內鄭，曰恥不能據鄭，曰決鄭最後，曰得鄭伯，明君子於晉鄭之故深致其意。

則黃氏此義可推而知也若然稱人稱行人鄭君臣仍爲有罪者鄭旣一意中國而復使人往楚則是自取執辱故當罪鄭而不當罪楚非謂鄭從晉有罪也

冬秦人伐晉補曰何休曰爲楚救鄭案左傳曰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不言救者晉伐鄭而終得鄭故與晉得伐不以善辭施秦與上年書楚救異義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邰○撰異曰三月板本公羊或作正月誤也邰本又作台陸淳纂例曰左氏皆作台案今公羊并下亦皆作台蓋攻守之害深故以危錄其月

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伐國重圍邑輕舉重可以包輕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不足書而今書蓋爲下事起

季孫宿帥師救邰遂入鄆鄆莒邑遂繼事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不受命嫌與常例不同也

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補曰大夫之事皆君命言季孫宿帥師救邰是受命之常文也若入鄆亦受命則其事非如京師如晉之比當依盟衡雍盟暴之例各爲一事

再出季孫宿帥師不當爲繼事辭明此實不受命矣公羊大夫無遂事之說益因此經之義推之

惡季孫宿也補曰惡其不受命言遂即是惡之也入本是惡事與救相反但此處未暇論之公羊莊十九年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胡安國引其文以爲邵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錢儀吉曰漢律有嬌詔害嬌詔不害故劉向曰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撰異曰公羊此處徐彥疏曰考諸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矣

秋九月吳子乘卒補曰吳壽夢也吳始書卒少進之也吳卒皆不日皆不葬義亦見成十四年注左傳服虔注曰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錢大昕曰壽讀如嚋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爲疊韻孫炎制反切益萌芽於此案錢氏此說本顧炎武音論因沈括鄭樵說偏考二聲合一之字信矣但傳稱名從主人而經書乘不書壽夢則知壽夢者吳之本言其赴上國乃改言乘故史承而書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補曰疏曰當從左氏爲國案左傳未必是也此當邿是取邑故時齊有邿見左氏十八年傳〇撰異曰邿公羊作詩徐彦曰正本皆作邿字有作詩字者誤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補曰國語共王名作箴字箴審聲近通用周禮十羽爲審爾雅作箴

冬城防補曰防邾隱九年會地臧氏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向鄭地補曰叔老公孫嬰齊子子叔齊子也晉以外獨鄭書名氏者喜其得列中國之會特顯

之也左傳齊宋衛之大夫爲崔杼華閲北宮括不沒其
名氏則無以顯鄭故序鄭上稱人也此及伐秦之公孫
蘐會竇淵之良胥城杞之公孫段最爲難逼前引黃道
周說適得之愚因以知蕭魚得鄭伯之義直至終良胥
之身方盡其意蓋晉悼以濟河而復霸不能爭鄭得所
庇春秋深美之也左傳以齊宋衛之不書爲情以衛之
書於伐秦爲攝趙匡旣明其不然張大亨則謂非鄉而
列於鄉上其誤甚矣向者左傳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
向卯此地黃汝成以爲此廣志沛國之向今鳳陽府懷
遠縣地中幽會吳往往就之於淮上也與江永說同疏
曰何休云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
强三年之後君若贅流然范雖不注或以二鄉遠會蠻
夾危之故月從何說理亦通耳
○撰異曰盤公羊作蠻下皆同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補曰左傳齊宋衛之

將皆上會人也不書齊宋之將以顯鄭將與上會同義
衛於上會亦書人此從常文者蓋與前衛甯殖侵鄭相

對見義衛侯鄭獨出名氏故衛與鄭同伐秦亦並出名
氏明以報怨之師爲協力之舉謀爲鄭討也傳前獨解
衛甯殖之文則此義亦足見矣月者爲下奔日○撰異
曰徐彥公羊疏曰舊本作苟偃若作苟蓋者誤括公羊
作
結

己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出奔例月衎結怨於民自棄於位
君弒而歸與知逆謀故出入皆日以著
其惡補曰疏曰九月乙亥公孫于齊亦日者亦是明公
之惡或是內事詳錄不可以外例準之衛侯以惡甚而
書日所以不名者以其不失國也出不名以見得國歸
書名以明其惡一解衛侯出奔不名者既書日以見罪
惡甚故不復名也理亦遁耳文蒸衆舊史大國君奔皆
書日君子皆略之從月例左傳二十年甯殖惠子曰吾得
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是列
國史文也魯史婉之法以爲臣逐其君不可以諷苟獲免
於見弒皆以婉辭書奔於內之奔則曰孫焉及至弒君
大變則外直文而內諱爲此蓋皆周公舊制歸盛衰以
垂法蓋曰可言者言之不可言言則諱於諸侯之事可諱
則諱而魯史悉準其制也記言魯有王禮傳言魯春秋
有周禮其事不可備知而內無弒君外無逐君異於諸
國所記則較然著明劉微以此二者爲夫子新意斯不

然矣○撰異曰公羊作衞侯衎陸湻纂例唯云左氏無衎字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衞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補曰左傳曰謀定衞也春會夏伐特顯鄭大夫則冬會從常文二十六年會澶淵特顯鄭大夫則二十七年會宋從常文戴溪曰一年之閒大夫三會習見其事以爲當然遂踵而行之不以爲怪

二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補曰案何休通不說地名杜預於此亦無注而釋例魯地名有劉之孔穎達曰登魯城外之近地○高閎以爲于劉二字因下有劉夏誤增鑿空甚矣薛伯卒築臺于薛亦將致疑乎趙與權則又牽合之

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書名則非卿也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補曰此皆本杜

預劉者王季子之采地夏以名書與石尚同則是天子之土蓋劉氏之支子也左傳謂劉夏爲官師與上年傳之劉定公自是異人杜預合爲一人不足之據公羊見後有劉子而不知其委曲遂以劉夏爲天子之大夫其稱劉爲以邑氏非也天子之中下大夫亦不名而注但云非卿又失之不言逆女亦當兼略之及無外二義以其過我而已故略之也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杜預曰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子傳又曰卿不行非禮也杜曰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過我故志之也**補曰此猶外相如王姬歸皆以過我志公羊亦同以過我志可以略文傳并見此意何休曰明魯當共送迎之禮孔廣森曰外逆女見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並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補曰圍成書者亦爲下事起成孟氏邑

公救成至遇至遇而齊師已退也不過魯地補曰公羊以爲不敢進杜預從之范不取崔子方曰若畏齊不敢進當書次不當書至案崔氏以郎成之例推之是也不當致者竟內兵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郛郭補曰此杜預傳下注○撰異曰陸淳纂例曰成公羊

作郕案今公羊不作郕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補曰周者襄公之曾孫其父祖皆不爲君書曰則周亦正也以左傳晉事推論之盖厲被弒無嗣成景之族皆先散處他國又不宜迎爲君惟周雖出在京師而獨宜爲君故得爲正耳欒書諧郤至於厲公已有奉孫周之言是其宜立明矣周有兄不可立左氏又明言之○撰異曰周公羊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補曰前此晉襄三月而葬悼以後皆三月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溴梁晉地補曰晉地也溴水有大隄梁爾雅所謂梁莫大於溴梁月者爲下盟日○撰異曰溴公羊或作狊

戊寅大夫盟補曰下執二君不去盟日者於執言以歸晉惡不嫌不顯故此可不去日與賊盟同也藉祝柯下執無變文故去盟日以見惡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補曰亦政字也此承雜澤傳言至此遂失政也雜澤邢臣湨梁三傳文相貫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補曰亦政字此句包雜澤言之公羊言信在大夫獨據此經與傳微異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補曰不臣故不繫於君此專解本經也若書諸侯之大夫則當書魯卿名氏而言及矣政既在大夫大夫又不臣以見諸侯遂失政盧仝曰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項安世曰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匱猶有諸侯也書大夫盟言自是無諸侯也○左傳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蔽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衞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杜預會下注曰不書高厚逃歸故也盟下注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案左杜所言當得事實杜又曰雜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閒無異事卽上諸侯大夫可知杜以賈服用穀梁公羊乃爲此說以改之殊爲未允君目臣凡之文

魯卿仍見名氏非荀從簡略者若無他義何爲省文乎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補曰疏曰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之以歸非禮明矣文孫案何休曰錄以歸者甚惡晉以者不以者也言執又言以惡之可知惡晉不斥晉侯者明莒邾有罪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補曰王貫道曰書至於齊伐後見諸侯之會未散而齊已抗矣

五月甲子地震 補曰孔廣森曰自是迄哀公之世地比四動皆季氏專强之象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補曰許翰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者臣不可過君也張洽曰垂斂之後晉士穀伐許之後晉荀偃當時名分尚明皆因其事實而書之爾○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罃者誤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補曰此年圍成下年圍桃圍防亦並書者疏曰爲十八年諸侯同圍之地○撰異曰陸淳纂例曰成公羊作郕案今唯左氏作郕音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瞯卒補曰邾宣公也以後葬矣○撰異曰二月唐石經公羊初刻作三月瞯左氏作牼案从閒从肩及从幵从巠之字聲轉得通孟子注瞯視也士昏禮注引瞯良人作見或作瞯齊成瞯或作成瞯又作成荊考工記顧脰注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頎頭無髮之頎

宋人伐陳

夏衞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撰異曰桃公羊作洮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撰異曰左氏直云高厚無齊字段玉裁曰以傳考之此與上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非有二事唐石經不誤案段從左氏恐非經例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襄補注十九　終

大二千三百八十二字
小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字
闕注條

春秋襄公經傳第八補注第二十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補曰此本公羊杜預與介葛盧同直言白狄更劣於介白狄子不得以名通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補曰怨接於上者公羊云以其事執是也疏曰稱人以執是執有罪范云使人者明罪在君上非謂罪晉也文系衆范用左傳也稱人執有罪昭八年傳文也此發行人例與襄十一年傳互相備疏云嫌嘗與楚異故重發非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補曰許翰曰齊人四年之間五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者也胡安國曰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覬加兵於魯則可見矣○撰異曰左氏公羊皆作齊師左傳曰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補曰月者爲下卒起或順病文而盈之

非圍而曰圍

據實伐補曰疏曰知非圍者以下十九年致伐不致闈次丞案公羊釋致伐曰末圍齊也注以曰圍斷句非也當讀至下齊字爲句

齊有大焉亦有病焉

齊若無罪諸侯豈得同病之乎補曰注非也齊字當上屬有大爲者謂有大齊之辭有病爲者謂有病齊之辭皆謂經之立文也言所以非圍而謂之圍齊者是所以大齊其寶亦所以病齊也

非大而足同與

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與補曰注又非也此申上有大意也言若非以大齊之辭稱圍則何足言同賦方欲言同爲特文故大之言圍也若言同伐齊則不可矣傳與字各本謀作爲涉上二句而誤今依音義楊疏唐石經本余本改正

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

諸侯同罪大國是不量力必爲大國所警則亦病矣補曰注又非也此申上有病意也如上所云所以大齊者爲欲言同故耳非實欲大齊也言同者以明諸侯同罪之許輸曰言得罪於天下也是也夫齊亦一國今乃爲天下所同罪則齊亦病矣故曰有大齊之辭亦有病齊之辭也經之此文專以

書同見義伐齊而書同猶外楚而書同皆爲特筆既書同以見其義則宜書圍以盈其辭此傳六句曲盡經旨特以文義深奧故自注疏以來莫能通其說惟王引之說此大概近是今取其說而增改焉王氏又引僖六年傳此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以爲文義略與此同亦足范之失公羊曰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與傳意亦相近

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補曰重發例故省傳曰之文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祝柯齊地補曰注上句本杜預齊不與盟與諸鄭事異也下年盟澶淵始有齊左傳又謂是年廿一月齊晉盟于大隧○撰異曰柯公羊作阿

晉人執邾子補曰晉侯稱人者邾有罪

公至自伐齊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京城北之

類是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會于蕭魚之類是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怪不以會致補曰常例二事偶亦當以後事致傳不書者伐齊自是大事不嫌當致會故據京城北蕭魚之例以問曰非也不復伐齊補曰下文獨舉伐齊耳士匄還師又不成伐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同與邾圍齊而晉執其君魯取其地此與盟後復伐無異補曰明以有執君取地之事故雖盟後實不復伐而從盟復伐則以伐致之例乃又合於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也此與柯陵致會適相反彼當致伐而致會此當致會而致伐也疏曰據此傳文事實在邾不關於齊而以伐齊致者以明既盟之後執君取地與盟後復伐無異故訖事以見意罪晉執君惡魯取地也劉微曰魯人之君而制其圍介人之威而私其利晉魯之惡甚焉交義之謝過曰以義討齊之暴復以不義侵邾之靈以亂經亂而已黃賈曰晉救魯可也動天下之兵以執邾子而取邾田以歸魯不可也未足以服齊也文烝案諸執諸侯稱人以執者較稱爵斥執為愈其實亦非全與之傳於此見之矣惟晉文執衛侯為合義則別有善文

取邾田自漷水以漷水為界補曰此本杜預也哀篇直言漷此加言水者文無所違單言自漷則意未足與梁山相似書禹貢或言澧或言澧水史文之常也軋辭也軋委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多補曰疏曰公羊以為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今云軋辭者謂穀言自漷水者委曲之辭也一解言取邾田委曲隨漷水為界之辭言其多也其不日惡盟也補曰盟不日者惡之也疏曰謂執君取地文烝案平巳之會曰其日善是盟也與此文相對此於執君取地後追論盟之不日以見惡彼於陳蔡歸國後又追論盟之謹日以明善其意一也惡之則不日猶渝盟不日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補曰衛之舊君在齊而伐齊非為舊君也猶衛之亾父在賊而國賊非為亾父也父子之變大矣故別取義君臣之變多矣故為平文穀梁公羊昔無說焉孰謂二家之學鑿空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撰異曰環公羊作瑗徐彥曰左氏穀梁作環字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事未畢之辭
也補曰范曰重發傳者嫌外內異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
喪善之也補曰受君命而誅其人於我無所加其怒生則誅之死則已此正禮也不伐齊喪合禮詳
錄之乃以善之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補曰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
作忠董仲舒曰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補曰專命卽專
大名失善則稱君之義故以未畢之辭責之難曰何休廢疾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
復責其專大功也鄭君釋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
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案如鄭意以乃還為惡乃復為善則公子遂至黃乃復又為惡之者彼以遂違君命而
反故加畢事之文欲見臣不專君命與此意少異此既善不伐喪又為事畢之辭則是純善士匄故以未畢之
辭言之文系案鄭以還為致辭不可廢還者將至國而未至也乃者匄平人之辭說見傳三十一年然則

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 除地爲墠於墠張帷反命於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補曰聘禮說聘使習儀事云爲遺君贈書陪帷其北無宮公孫歸父至檉聞君薨家遣左氏公羊皆言墠帷復命於介劉敞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劉以爲未入齊地宜如此至穀入齊地宜還今案至穀入齊地則宜退至晉竟而請焉還者反而在路也即舍斯義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攷異曰嘉公羊作喜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公子嘉也

冬葬齊靈公 補曰晉士匄不成侵齊之臣子免於危懼故從時葬正例善晉而幸齊也

城西郛 補曰杜預曰魯西郭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柯地補曰此柯當云衛地

城武城 補曰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杜預曰泰山南武城縣案此即論語子游爲

武城宰得澹臺滅明孟子稱曾子居武城者也又謂之南武城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實一地文有詳略也其後謂之南城田齊世家齊威王日吾言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冠是也漢書地理志作南成屬東海郡續漢志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志乃復作南武城與杜氏此注同羊祏傳及宋齊隋志仍作南城又與哀十四年傳注同未知何者爲正也武城郎南武城亦即南城顧炎武考之甚詳其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大戴禮盧辯注以曾子爲魯之南武城人子羽爲魯之東武城人不足據史記平原君傳封於東武城非魯地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補曰速蔑之子孟莊子〇撰異曰速公羊作遫後同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衛地補曰下魯伐邾渝盟非晉意故從書日常例魯渝邾盟太速者告日此亦從例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遬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濕○撰異曰濕又作濕左氏公羊作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撰異曰光左氏作黃後同案說文光从火在人上古文作炗黃从炗聲古書光與廣通又與桄横通廣横皆黃聲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補曰重發傳者奔而稱弟辭同義異故重舉不以屬通之例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顯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所以惡陳侯補曰疏曰鄭釋廢疾亦云惡陳侯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補曰黃震曰襄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三叛皆季孫受之爲逋逃淵藪者也呂大圭曰非公命不書自宣成以來書之政在大夫也○撰異曰漆左氏或作洙

以者不以者也

凱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非用兵之以故

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以地來嫌有異也

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補曰君子於言無所苟此與昭五年言及者相對也昭五年傳解以解來奔解及又稱莒無大夫重地而目其人此亦應與彼同傳不於此言之者以邾畀我邾快之來奔直奔不以地來亦目而書之故不於此言重地所以容彼二文亦緣邾小於莒盟會皆在莒下言莒無大夫則邾可知也公羊曰邾婁無大夫左傳於莒掔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曰非卿曰賤賈服諸儒解之以爲邾莒無命卿並合傳旨矣若然莒之來奔以重地而目之邾之來奔有地無地皆得目者邾與魯最爲密邇魯視之不與莒同史書邾事較莒宜詳經皆因其舊也公羊說畀我快之奔曰以近書蓋

謂邾近魯嚴顏皆說未可用也

此叛也說在昭公二十一年傳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補曰疏曰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今厤法無頻食之理但古或有之故漢書高祖本紀亦有頻食文柰案漢書高帝紀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文帝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行志同劉炫以來疑此事者多矣求諸日月交會之衛則自漢至今諸厤家皆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必不得頻月食若謂古篆隸之遞變簡縑紙之迭代傳寫致誤則不應二十四年及漢初其誤不約而同且古書何一非傳寫者辭亦遁矣若謂如陳侯絶卒一事兩日而疑以傳疑則又不類夫甲戌己丑史本從起日有食之乃據所見於經或可兩存於史不容一誤卽或誤覶氛珥豈得遂筆諸書又不應似食眞食頻月爲常而襄公及漢初之史同歸誤覶且古

之治歷者合朔之差則由平朔交食之道無容不知史
必不以不食爲食而君子脩春秋既正其朔亦必不於
不食之奪而不之正也石介曰天道至遠不可得知後
世執推步之衛案交會之度而求之難矣予以斯言爲
信○謂發月之食爲気琪相侵此王夫之説猶金履祥
以尹氏卒爲鄭尹氏卓爾康謂桓公甲戌年正月己丑
史偶倒其文昔穿鑿無稽之言也汪曰楨語予日食於
古爲熒變無推算之衡故有謨覩者愚以爲不然漢書
天文志以日食爲大變月食星逆爲小變言歷紀推月
食與熒藏太白之逆亾異足知歷所可推者不害其爲
變也通典載鄭小同議所稱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
辛亥朔日蝕晉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講自庚午至
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光形於前此爲古有明法是確
據也小同答以黃帝穎項夏般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
法但有考課疏密是則沈約朱歷志所謂六家歷皆六
國及秦畸人所造孔穎達書正義所謂古眞歷遺戰國
及秦而亾六歷皆秦漢之際假託者也曾子周論諸侯
旅見天子諸侯相見入門廢禮之事日食居一又有當
祭而日食之文是則劉邵所謂聖人垂洌不爲變豫廢
者也曾子問又云日有食之不知其巳之遲數又云安
知其不見星也是又聖人慎重之意雖
有其衡而弗論亦所謂知其不可知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商任某地補曰當云地闕左傳曰錮欒氏也，

庚子孔子生

補曰左氏無此文今本公羊多十有一月四字唐石經以下皆然據陸氏音義知公羊亦無十有一月其有者乃別本之誤也上有十月庚辰朔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疏曰史記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異不同者非一也疏又以此文爲傳所錄唐石經穀梁公羊經傳不可分段玉裁曰要爲作傳者所記非經商屬黃廣以爲經非是文烝案傳始本與經別行豈得於小大貫也之下矣接此句不爲傳體而爲經體乎又豈得經月有日乎公羊之傳亦不得爾此蓋弟子既受經於聖人退而教授附記於經以標題一家之制作穀梁子作傳時所據經已有此句公羊之經出於口授即是此本惟左氏別有經傳授故其經無此句而獲麟後則有續經三年事也續經終孔閔卒稱名恆稱也此附記孔子生稱子貴稱也凡王朝列國之臣自列士大夫以上通以子爲貴稱大夫以上又稱夫子故書備語曰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王相見處曰

某也夫子之賤私春秋列國所稱見於內外傳論語曲
禮檀弓孟子者皆如此而魯衛齊晉鄭之上下大夫其
生頤以子蓮氏其沒則多以子配氏謚孔子以曾司冠
而稱子又稱夫子稻此例也孔門弟子面稱其師或曰
爭或曰夫子其私論之或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或
言未有盛於孔子其追記師言或稱子或稱孔子皆從
大夫之賓稱此與聘禮之某子爲他國大夫之稱鄉飲
禮射禮大射儀之某子爲作酬及比稱之稱士相見禮
之某子爲述命之稱聘禮記士晉禮特牲禮之某子爲
告神之稱并諸稱吾子稱子者皆不同而同也雅論語
檀弓稱二三子稱三子者本是君稱羣臣羣臣相稱之
辭而師稱羣弟子乎敵相稱皆用之又陳亢於伯魚子
貢桀溺於子路子路於丈人乎敵皆面稱子此等通學
士以下並爲例之小變於是七十子以來舉者所爾皆
稱某子學者亦稱某於於是孟子以來專以夫子爲尊
敬之稱而乎敞以下面稱通曰子幾與賓女兼別世遂
以子爲男子之通稱而馬融因疑注論語首何矣○何
休曰時歲在己卯徐彥曰何氏自有長曆不得以左氏
難之王引之曰何氏稱於議緯讖緯多用殷曆甲寅元
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與年數有謂二百七十五歲者
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與元年又上二百七
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誦百六十二歲

者則後漢馮光陳晃之說也由虞恭等庚申之說上推之七十一歲至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殷麻以爲甲寅則庚申爲戊戌己酉爲丁亥與此注不合由馮光陳晃獲麟至漢與百六十二歲之說推之漢與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麻爲壬申上百六十二歲至獲麟歲在壬子爲庚寅又上七十一歲至襄二十一年歲在辛丑則爲己卯故此注日歲在己卯也孔廣森曰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亥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於令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年應四極之位文烝謹察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證以鄭君緯候之學文王以西伯受命人戊午蔀二十九年其明年改元數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又加以隱元年至此一百七十一歲則自文王受命至孔子生凡五百三十一歲也左傳稱僖父事康王而史記魯世家伯禽以下有年數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元年以爲即眞公之十五年而武公凡十年劉歆三統麻乃謂伯禽四十六年成王元年命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其引世家則煬公六十年獻公五十年武公二年此張衡等所謂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

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者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補曰左傳曰復錮欒氏也時欒盈在齊○撰異曰左氏無滕子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補曰賈逵杜預以爲庶其之黨○撰異曰畀公羊作鼻案說文鼻引气自畀也从自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重發傳者無訟君之事而亦有及文嫌異故也及慶寅慶寅累也補曰重發傳者二慶同族嫌又與箕鄭父異也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補曰不言復者弟者親貴之稱苟有位無絕理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晉地補曰疏曰欒盈先入曲沃後復入晉故云復入也後入曲沃不云復入者兵敗奔曲沃已有復入文故直云入曲沃不再言復入文烝案左傳稱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公羊謂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此疏所據也其實盈由曲沃入晉經但記入晉耳其先之入於曲沃經所不論也以復中國之辭言之者盈帥甲入絳篡大夫位與復其位者同下

殺著弗有之文非晉復其位可知故不嫌也不言自楚自齊者國無奉盈潛至咲趙是也兵敗奔曲沃直言入于曲沃不言以叛者亦以下殺著弗有之文則叛可知春秋謹嚴語無贅設何休曰篡大夫位例時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雍渝晉地○補曰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陸淳纂例本作雍俞云左氏作榆穀梁作渝案今公羊亦作渝國語亦同或作雒俞言救後次非救也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歸曰次止也凡先書救而後言次皆非救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頡北遂爲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黄先言次而後言救豹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故先言救而后言次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禰曰非救重發傳者聶北先言次此後言次嫌異也鄭歸以聶北爲本欲遂爲之援又以此文亦爲遂其意皆非也公羊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此解最明白此文本當從莊三年次郎三十年次成之例特以郎成是君將故直言次而不言救明不得與聶北遂其意者同此是臣將臣受命救晉而不能救不可以其不能救而廢所

受之命故先言救以明公命後言次以明豹之不能救也傳於聶北遷言非救又言遂齊侯之意此直言非救不言遂其意明與公羊義同也曹伯襄之言復傳曰通王命公孫敖之言如言復傳曰不廢君命不專君命公子遂之言復傳曰不專公命彼數傳屢言之則此可知也何休曰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文致先通君命言救范注本之救爲通君命則文爲惡豹自明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補曰紇許之子臧武仲左氏二十二年傳臧武仲如晉服虔曰武仲非卿故不書然則書奔不必皆卿也非卿書氏者紇本有氏而史書臧孫非例所卒則書氏無所嫌故仍史文也

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正其有罪遽伯玉曰補曰遽伯玉衛大夫名瑗諡成子當夫子脩春秋時年近百歲論語記其使人來蔡邕所謂遽瑗保生也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必不見容補曰臧武仲不善處季孟之間至於出奔故伯玉爲推本之論以爲武仲不能以道事君斯其所以出乎左傳載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

順而施不恕也夫子論其事伯玉論其理皆以武仲之
知一時推重至目之爲聖人故聖賢互有許論也論語
又曰臧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則又論其弃後事也或請伯玉平日汎論不指武仲如
禮器引君子之人達耳此殆不然衆論語所謂大臣
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言止則有去國之稱故夫子嘗
去饋矣伯玉亦再從近關出矣專之去
則合乎春秋矣出奔亦何害於道哉

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 不言殺其大夫是不有之以爲 大夫稱曰經惡之爲弗有辭也

稱人者衆辭例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補曰左傳例輕曰襲傳稱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孔穎達曰經不言遂者閒有他事故也僖六年遂救許二十八年遂圍許亦閒有他事而言遂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遠承上事言遂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襲莒亦不可書遂爲閒有數事與前文隔絶故也文孫案隔絶既多又伐晉已言遂不可復書遂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補曰羯速之子孟孝伯○撰異曰羯公羊作偈又作禍亦或作羯後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補曰案大水例時此及上伐皆不蒙月也水災成於七月故在七月下入月上以此知夏秋書大水者不必四月至六月七月至九月矣若大旱則必至六月九月雩不得雨而後書與水異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補曰夷儀衞地左傳曰將以伐齊水不克許翰曰知水災非特魯也○撰異曰夷公羊作陳後同徐彥曰左氏與穀梁作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撰異曰鍼公羊作成亦或作鍼唐石經作鍼

叔孫豹如京師

補曰左傳曰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齊城郟者國語云穀雒鬭將毀王宮是城之齊也益此年水患特甚

大饑

補曰大饑由七月大水

五穀不升為大饑

升成也補曰明此大饑之文與有年大有年相反即莊二十八年之大無麥禾也彼有韓文耳

一穀不升謂之嗛

嗛不足貌補曰韓詩外傳作傔廣雅作歉文選注引劉兆注曰傔不足也

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

補曰爾雅毛詩傳並云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蔬不熟者既無穀又無蔬也雖與此異亦謂饉深於饑

四穀不升謂之康

康虛補曰廣雅作歉韓詩外傳作荒爾雅云果不熟為荒亦謂轉益深管子有比歲歉比歲飢比歲荒之語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侵傷補曰疏曰大侵者大饑之異名也文孫案傳首一語正解本文已足復舉一穀以上災第言之嗛則公羊所云一災不書以其

不足書也饉與康甚於饑而愈於大饑經以饑包之非不書也傳以經書凶年之事終於此故明其統例何休云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義得兼通疏引徐邈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餓則不足據也墨子不升並作不收其名饉也旱也凶也餽也饑也文更乖異旱不得爲一名饉不得淺於饑

大侵之禮

補曰此下於經外記禍典

君食不兼味

補曰君謂天子諸侯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鄭君曰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白虎通曰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

臺榭不塗

塗至飾補曰爾雅闍者謂之臺李巡曰積土爲之有木者謂之榭李曰臺上有屋此榭與堂埕不同韓外傳塗作飾

弛侯

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補曰疏曰注獨舉燕射其實大射賓射亦不行也或以爲燕射一侯禮最省故舉之以明餘者亦不爲耳案韓外傳無此句

廷道不除

廷內道路不脩除補曰韓外傳廷道作道路曲禮曰馳道不除鄭君曰除治也不治道爲妨民取疏食也

百官布而不制

官職脩列不可闕廢不更有造作補曰韓外傳布作補

鬼

神禱而不祀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補曰韓外傳祀作祠曲禮曰祭事不縣雜記孔子曰凶年祀以下牲此皆禱禮通名爲祭祀耳注所引糴匡文祀今作祭此大侵之禮也補曰毛詩傳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貫子曰歲凶穀不登臺扉不塗樹徹干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二文與傳及曲禮韓詩外傳皆略同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補曰齊莊公莊公失言淫于崔氏放言將淫崔氏爲此見弒也邵曰淫過也言莊公言語失漏有過於崔子而崔子弒之故傳載其致弒之出以明崔杼之罪甚補曰邵所云有過猶言得罪也家左傳崔杼娶東郭姜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注前說據通姜事邵說據賜冠事其實當兼取爲說失言於崔杼一事也淫通崔杼之妻又一事也傳以莊之無道經歷書之惟此兩事其惡未著故特發傳成十七年論之詳矣莊不從甚惡

例稱國者禍不從殺大夫而起非莒吳薛夷狄小國則治大夫者從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補曰案左傳曰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晉侯許之此與文十五年盟扈相例不從散辭之例略之者初爲會時但謀報怨未閒弒君事實與扈盟不同故從常文也至於既聞弒後不能討賊晉與諸侯之罪固無可辭且此等之義文外自見文中所未暇論晉本非以討賊徵會則無爲於會而譏之故會夷儀以報怨不譏不討齊會遭淵以救災不譏不討蔡會郭以尋盟不譏不討莒皆以弒事與會事本不相涉得與常會一例也遭淵以善事而有變文加文明其若非善事則與夷儀郭同也文十五年盟扈則本以討齊出十七年會扈則定宋新君於伐後其伐亦本以討宋出故者略之爲散辭桓二年會稷則又直爲成宋亂出故深誅其心加言以成宋亂也程端學嘗曰春秋者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此言大概是也此不書伐齊者杜預曰齊人逆服兵不加杜是也或又以言伐則嫌予晉討賊故沒其文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會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補曰此本杜預杜以爲齊亦同盟孔穎達引二十八年傳齊陳文子曰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文烝案上既不言伐齊則此文并沒之矣

公至自會

衞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衞滅邢而爲衞邑補曰此本杜預也孔穎達曰邢遷于夷儀衞滅邢還名夷儀文烝案十六年以來書衞侯皆爲剽此則衍也從其故稱而書入則無所嫌不名者後復歸名故此略之未得國都故不言復也此事蒙上月與入欒同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補曰此在時例徐取舒楚滅舒鄝舒庸舒鳩皆偃姓夷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補曰此亦一歲再伐與成三年伐許同彼既狄之故此從平文矣若齊之侵伐我則一從平文內伐亦然○撰異曰夏公羊作蠆徐彥曰公孫蠆云云亦有一本作公孫蠆字者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補曰吳諸樊也○撰異曰謁左氏作遏徐彥公

羊疏曰吳子過者亦有一本作謁字者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所以攻巢之門
者為其伐楚之事故也然則伐楚經巢衛曰攻門曰門于巢者外乎楚也若但言伐楚卒
而不言于巢者則卒在楚也言于巢則不在楚門于巢乃伐楚也先攻巢然后楚乃可得伐
補曰疏曰舊解巢楚竟上之小國有表裏之援故先攻之然後楚可得伐或以為楚邑非也徐邈亦云巢偃姓
之國是也文燕秦巢郎文十二年楚所圍者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
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補曰明由伐楚至死其見以伐楚卒何
也據伐楚惡事無緣致本意補曰此非致其志注非也問此者疑伐楚亦不至死古者大國過
小邑補曰謂以師過狀若侵伐者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飾城者脩守備
請罪問所以為闕致師之意補曰飾城請罪則無攻門之事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
門補曰左傳曰門焉公羊曰入門乎巢皆謂攻之公羊又申之曰入巢之門則謂攻入之傳意亦同也言巢
不飾城請罪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補曰舍止息之處是所謂以伐

楚卒蘇轍曰言卒不言滅者死而非殺也郎曰左傳杜預說

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補曰言者諸侯相見軍衛不徹況以伐楚之事攻巢之門本非文事可無備乎君親爲飛矢所中是其無備明矣

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非責補曰自輕謂攻門無備也經意責巢尤責吳子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補曰史記謂之殤公漢書古今人表有衛殤公猋剽猋聲相近作猋者誤

此不正

補曰疏曰剽元年稱公孫知不正

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父立以爲君則子宜君之以明正也補曰此解書日義非解君字里克殺卓亦曰弒君明不必父之所立始當奉以爲君但父立而奉爲君者雖不正亦正故不去日別於凡弒不正者君臣之義父子之道備矣劉歆言微言大義而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雖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今案此條稱君爲大義書日爲微文下二條書叛爲大義書日又爲微文非傳何以知之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補曰非自外入無所謂復也以者不以者也義在昭二十一年傳凡言叛者皆據有邑土猶後世之言反也孔穎達論之甚明又與潰略同公羊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是也此處無傳不言叛直叛者非直叛也左傳曰以戚如晉是以戚出奔晉胡銓曰書叛者叛衎也書弒君者君剽也春秋原情定罪故兩君之也張自超曰書叛於剽甯弒衎未歸之閒則林父向日逐君之罪并著何休曰叛例時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撰異曰衎本亦作衎

日歸見知弒也

書喜弒君衎可言歸衎實與弒故錄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弒者言辛卯弒君甲午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遂也補曰王符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率此類是也此傳及上傳專發日義聖門相承說也舊史大國君奔歸入者皆書日左氏載續經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亦其類也疏曰傳例歸爲善復歸則居其兩端今喜既弒君衎可言歸但以與弒故從平文云復歸書名因以見惡耳不言入以明歸罪於甯喜也文烝案左傳曰甲午衛侯入疑舊史本言入春秋改言復歸者與突歸于鄭同義歸者易離復則祭仲易其

事此則當喜易其事也但奕歸之非善辭易明衛侯衎之復歸則嫌與善辭相亂無以見其知獄故與出奔皆仍史文特日所以明其非善也彼言歸而此言復歸者奕本未有國衛侯則舊有國也書衎者失國常文也疏多誤解引善辭之例是一誤謂復歸小劣於歸乃同公羊是二誤專以書名爲見惡而不知謹日爲正義違戾本傳是三誤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補曰依左傳晉人者趙武也宋人者向戌也公不會大夫經例宜稱人以會鄭良霄獨仍舊史稱名氏者明欲爲異文特顯之序向戌上者蓋時以其先至於會進班在上左傳以爲向戌後至也又或謂宋人非卿非卿故稱人序鄭下此說與蜀盟齊人同亦可通也不致者時晉助孫氏以討衛本是惡事又外皆無君故沒至文與翟泉蜀之盟同

秋宋公殺其世子座○撰異曰座左氏公羊作痤程端學曰公羊作座案今公羊不作座呂本中曰穀作座程發誤

晉人執衞甯喜補曰左傳曰於是衞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公羊曰不以其罪執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日未踰竟也此乃在楚何以日邪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曰日卒正也許男卒于楚則在外已顯日卒明其正補曰此因朝于楚而卒也疏曰家薄氏駮云此自發例於大國不闗於小國其小國或詳或略許男書日未必正也范答云春秋稱世子固有非正周之襄王晉之恭子曹伯射姑亦是其例穀且之卒連於日食之下何以知其不日然則范之此答據何文得知又周之襄王與恭子何以爲別又薄氏之駮不問射姑而范答之探意太過者案左氏襄王是惠后之子明襄王是嫡也故文八年書八月戊申天王崩恭世子是獻公烝父妾而生僖五年被殺不日故知王雖世子仍非嫡也薄氏之意見射姑稱世子而卒不書日故駮云發例於大國小國自從詳略故范以射姑非正答之據陳侯款僖七年享毋之會亦言世子至僖二十八年書卒之上亦不日明稱世子亦有非正也捷甯既貶則獲且是正故知獲且之卒蒙上日食之文可知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王正而稱世子申生不正亦稱世子據此言之明有不正而稱世子者文烝案申生款稱世子皆正也申生自在殺例款當在惡之之例惟射姑似非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補曰晉楚弭兵會盟之善者義在後傳杜預曰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秦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於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孔穎達曰爲盟而爲此會故不盟者會亦不序文烝案晉先楚者史文之常不論其信石君子仍晉史之舊○撰異曰奐公羊作瑗

衛殺其大夫甯喜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重發傳者與里克同與元咺陽

處父等不同將發其義故備其文

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鄭嗣曰若獻公以喜有弑君之罪而殺之則不宜既入以為大夫而復殺之則以他故補曰疏曰徐邈云涉猶歷也文烝案公事公家事也此亦所謂殺之不以其罪

甯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獻公即衎也鄭嗣曰書甯喜弑其君則喜之罪不嫌不明今若不言喜之無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補曰由君弑君謂由衎弑剽

衛侯之弟專出奔晉○撰異曰專左氏公羊作鱄

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補曰故曰喜之徒專其曰弟何也據稱弟則無罪專有是信者補曰言專之奔乃有信者也故稱弟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言君本使專與喜為約納君許以寵賂今反殺之獻公使專失信故稱弟

見獻公之惡也補曰直亦信也古書於尾生直躬或稱
直或稱信是信直同義也專承君命以賂約喜君賂不
人而反殺之是君使專失信乎喜故出奔晉也三織約
句申上專有是信之意范注未二句假是而非　頭即
邢鄆補曰郎鄆晉地疏引廉信云約者著屨爲之也以
爲行殺儀禮綱總純是也文孫案鄭君曰約之言拘曰二
頭郝懿狀如刀衣鼻在屨終身不言衛耻失信補奔後
事以足行曰織絲爲之　何休曰當喜句并言其家獻
文意　專之去合乎春秋公過而殺之本弒君之以君
之小負自絶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小負也專曰當
喜雖弒君之家本尊與約納獻公爾公鄭君釋之已與
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由喜得人而殺
忠于己者是獄公惡而難親也獻公夏獻公背之專又
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惡而難親子夫
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膏其心若此侯終日徵不亦
宜乎補曰案上言專以守信而奔故得合于春秋經文
已畢此又言其去國之深得事宜合乎稱弟正解也專
雖守信終爲喜徒嫌其雖著弟文不得春秋之義故明
尋之去實是善也但較叔貯則不如之以去爲善字一
直稱名一云取貴一云合也鄭君比之故一兼稱以爲
過美而其說大模近是宣十七年疏云徵子李廉君無
專之去使

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慾斯言不易矣陳光出奔傳曰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此不言者言專有信言專合乎春秋則舉親以惡衛侯可知上傳已云惡獻公故此不言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補曰左傳曰盟于宋西門之外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補曰疏曰趙武恥大夫不臣豹云者恭也不舉氏姓補曰從大夫書至由上見摯之例明其恭於君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補曰若不欲爲大夫臣之辭則當不言諸侯而不出豹凡春秋之義多以兩文相對而見傳合溴梁言之特題此意其臣恭也補曰當云臣且恭省一且字耳溴梁不臣不復論其恭不恭晉趙武爲之會也補曰之會是會也是會主於弭兵趙武實倡其議臣恭之美職是之故觀後會澶淵傳見此傳言外不盡之意朱子之說大學所謂咏歎淫泆其味深長者也案左傳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而前二十五年趙文子語穆叔先有此意足與傳相證也葉夢得謂穀梁知其義而不知其事未爲善讀傳者又謂左氏得其事

而不盡其義公羊既不知事又不知義則皆信也趙鵬飛曰夷夏交歡諸侯用寧其功大矣不可謂權出大夫而卑之褫權正不並用仁義不兩立權足以濟時君子捨其正仁足以安天下君子不責其義文桼案書及者以內及外之文不嫌是內爲志者上言會明晉爲主可知○國語曰是行也以藩爲軍攀輦即利而舍侯遮扦衛不行韋昭曰藩籬落也言不設壘壁攀引也輦輦車也即就也吉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侯侯望遮遮罔晝則侯遮夜則扦衛謂羅閭狗附也張羅閭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彊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閭又二十人爲曹背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祝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侯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祝聽侯望明而設昏而罷不行者不設之文桼案晉語記此以明晉之有信楚不敢謀蓋亦齊桓不以兵車之意又可見他會盟之大桀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補曰何休曰豹賜爲政之所致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補曰何休曰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補曰史記名泄心儋王子泄葢常作世故國語注作大心猗梁大心作樂世心彼世亦或作泄也案左傳記葬靈王在下年五月公至後傳言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又昭三十年傳鄭游吉對晉人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是時鄭有卿往會葬別魯亦必有會者魯既會葬則知傳及公羊謂以不志葬爲正者信矣公孫敖弔喪若不奔莒或當不書毛詩序稱季孫行父請命于周在僖公時左傳成二年稱臧宣叔如晉乞師而經無行父如京師許如晉之文似卿出竟亦或有不書者以此知平桓惠定靈五王之葬雖有卿往亦不得以不書爲疑也至匡王之獨得以

不志葬示義者傳無明文以其時考之平桓之崩則春秋之初也惠之崩則齊霸之盛也定之崩則春秋之中也靈之崩則夷夏之弭兵也不志葬之義獨在五王其以此歟

乙未楚子昭卒

補曰楚康王也史記論衡康王名作招字何休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文烝案下年五月有庚午左傳有二月癸卯若此有閏則不得合故陳厚耀顧棟高皆疑之今姑從何氏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閔公也

閔公爲楚所制故存錄補曰傳例曰存公故也在昭三十年傳公羊曰正月以存君也何休曰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贊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疏以爲成襄昭適晉並論年不言在親倚之情比之國內孫復曰公在中國猶可在夷狄則甚矣文烝案左傳公於是有親襚之事四月又有送葬之事陳侯鄭伯許男皆與焉

夏五月公至自楚

補曰案至自楚亦皆月亦危之又皆危其久此往月致月有懼之例

喜之也

凱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

殆危

此致君之

意義也補曰疏曰於此發之者以公遂之荊蠻故傳特發之明中國亦同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補曰卽戴吳也不日者卒例也吳與莒弑各二皆不日其例皆同○撰異曰弑左氏音義作殺申志反

閽門者也寺人也補曰門者守門者也易說卦傳曰艮爲閽寺疏曰以主門晨昏開閉謂之閽以是奄豎之屬故又謂之寺人也文烝案祭統曰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鄭君曰古者謂夏殷時明周制守門以刑人音義曰寺本又作侍

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補曰疏曰人稟二儀之氣須五常之性備然後爲人閽者虧形絕嗣無陰陽之會故不復齊於人也

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補曰何休曰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

禮君不使無恥無恥不知藏否不近刑人補曰公羊同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不狎敵不邇怨補曰疏曰言爲人君之道外不得狎敵內不得近怨何者吳謁以狎敵蒙禍餘祭以邇怨害身故不可狎敵邇怨也文烝案傳意重在不

近刑人不邇怨

賤人非所貴也

補曰疏曰卑賤之人無高德者不可尊貴

貴人非所刑也

補曰曲禮曰刑不上大夫鄭君曰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

刑人非所近也

補曰公羊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鄭君曲禮注曰為怨佷為害也

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

補曰疏曰謂經舉而加之識其近刑人也文烝案不近則何由得弒故知吳子近之劉贊對策曰春秋譏其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是也

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怨仇餘祭故弒之補曰疏曰范以國君不仇匹夫犯罪則誅之故知是閽怨文烝案此言吳子適怨也近刑人與邇怨一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補曰據左傳公孫段於良霄死後乃命為卿此不言鄭人又不直言鄭段明是特顯之杜預曰益以攝卿行或未然也昭元年左傳言城涓于明非緣陵故諸益遷而後城之故直言城杞也不言遷者略之也杜預謂涓于本州國都州公亾國杞并之○撰異

曰儀公羊作齊徐彥曰左氏經作大叔儀段玉裁曰今左經作世叔儀昭三十二年有世叔申哀十一年有世叔齊則此作世叔無疑左傳乃皆作大叔耳　齊者儀之曾孫申之子公羊誤也左氏無郟人

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

補曰地謂四竟之內王制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鄭君曰得猶足也

其民足以滿城

補曰城謂都城始封必城其國都

以自守也

補曰言守明宜稍稍補完之

杞危而不能自守

補曰謂時遷國淳于脩其城而有所益亦自守之事杞不能也

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夫能同恤災危故曰變之正補曰盟首戴時政在諸侯故變之正指諸侯城杞時政在大夫故變之正又指大夫觀傳所言知春秋之義因時而殊矣左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杞復稱子　蓋時王所黜

吳子使札來聘

杜預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補曰杜以爲不蒙上月據左傳闔弒在五月城杞在六月也然則聘例書時明矣高謝然申杜曰書來據已至魯言書使據在彼國言也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未新卽位使來通聘與杜異杜謂禮未同上國故不稱公子非也此與楚萩秦衛並是夷狄得有大夫之文非有異例傳所云成尊於上也稱吳子與楚秦義異稱札與楚秦義同

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

補曰檀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吳所使得其人故進稱子家鉉翁曰荊人來聘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春秋皆從君臣同辭之例久而後書楚子使萩君臣俱見今吳使始至書君書大夫爲其能使賢故貴之家氏說是此聘與荊人文相當若非善其所使當書吳人來聘也秦伯使衛楚子使萩不爲善所使者秦稱伯自是常文楚於文公時本進稱子故與此異也如傳說吳子卽賓夷未此子必非喪稱當與齊頃公同例矣札者壽夢之少子其長子諸樊次戴吳次句餘次札故曰季子詞之延陵季子者公羊以爲季子讓國於闔廬去之延陵史記曰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左傳載札諫國事在諸樊時稱之爲延州來季子鄭君以爲延陵

卽延州來服虔以爲延者延陵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居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又曰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釋例又以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不知其處司馬貞疑釋例誤也

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

補曰能使賢則亦賢矣故有可進之理所謂欲知其君視其所使

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

以季札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補曰又緣札之賢有尊君之心故如其意而進稱子此別爲一義

其名成尊於上也

春秋賢者不名而札名者許夷狄不一而足雖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稱曰蘇曰上謂君上文承案傳言略名札者爲欲成吳子之尊稱略名之取足稱使耳札自從萩銜之例無爲再進稱氏也范用公羊未得其解○公羊謂季子讓國故賢之獨孤及譏其以讓階禍劉絢胡安國張洽遂謂春秋貶之皆非經義

秋七月葬衞獻公

補曰不如成公去葬者劉紱而入前有明文故○撰異曰左氏公羊作秋九月

齊高止出奔北燕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南燕姞姓在鄭衞之閒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北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傳所言解時但有言燕者補曰疏曰傳言從史文者明時有直言燕者而

仲尼從史文也文承案經例國名皆從主人此書齊事則齊爲主人但當時齊之稱燕實直稱燕不稱北燕經以北燕書不在名從主人之例乃在從史文之例故傳特明之也史所以書北燕者蓋別於南燕之直言燕或以詳錄加北無義例左氏載續經哀十五年齊高無不出奔北燕是北燕從史文之證名從主人亦是史文既有從主人之義不須言從史故於不從主人者言之也孟子論春秋曰其文則史也曰從史文語意相似明穀梁子與孟子其學同出聖門也傳之釋經皆直進所受於師語北燕從史文聖門相承之說如此公羊經師習聞其說而不得其解遂於齊高偃納北燕伯之傳謬爲怪說以附合夫子信史之言此其展轉失眞最爲乖剌而劉知幾遂肆筆議經矣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聘例時此聘月之何也泰曰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傳曰書王以正與夷之卒然則義有所明皆須王以正之書王必上繫於春下統于月此書王以治蔡殺弑父之罪爾非以錄蘧罷之聘補曰泰說稱王最得之以弑與夷爲比則小誤也稱王治魯桓足知諸

弒君者並準此義無須一一備文與夷之弒特以其為
春月第一事故耳至於弒父自立尤為莫大之變應須
復顯王文故特存王月於聘以表斯旨孟子曰世衰道
微子弒其父者有之春秋天子之事成春秋而賊子懼
此之謂也因此又知舊史於諸聘或皆具月矣楚商臣
弒父其年本有王月許止書弒而無王月明其實不弒
所以別之○撰異曰罷
公羊作頗一作跋後同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補曰固之被弒為其淫而不父○撰異曰般本或作班左氏亦同

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比之夷狄故不日也

丁未楚世子商臣弒
其君傳曰日髠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楚公子比弒
其君傳曰不日比不弒般弒不日而曰夷之何也徐乾
曰凡中國君正卒皆書日以錄之夷狄君卒皆不日以
略之所以別中國與夷狄夷狄弒君而日者閔其為惡
之甚謹而錄之中國君卒例日不以弒與不弒也至于
卒而不日者乃所以略之與夷狄同例補曰夷之者孟
子稱父子相夷趙岐注義一說釋為夷狄是當時常語
也疏引鄭君釋廢疾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盧罪
經也今禁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
公羊云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文烝案鄭

說郎徐注所本於理可通今思之楚世子商臣與公子比兩文相對為義商臣弒日則為謹之比弒不日則不弒也蔡世子般與許世子止兩文相對為義般弒不日則為夷之止弒日則不弒也其義互相易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補曰此災董仲舒何休以為伯姬守節憂傷之所生案齊災以甚志則書大災左傳曰宋大災經不書大者下有伯姬卒則大可知故省文也服虔曰不書大非災大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非也○撰異曰左氏作宋伯姬陸淳曰衍文也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補曰明死災也疏曰外災例時今因伯姬災卒進日在上其見以災卒柰何補曰疑君母不宜死災伯姬之舍失火補曰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宵夜補曰傅母蓋所以傅相其德行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為傅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補曰固請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補曰保母蓋所以保安其身體古者后夫人有傅姆則保母即姆也鄭君昏禮注曰姆者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

婦道教人者也案傳母保母皆女未嫁時所置女嫁隨女同行伯姬時年六十左右傳母保母當已九十左右皆未必存何休說公羊婦人夜出句爲有事宗廟亦與逮火無涉然則伯姬言此者蓋自以身爲寡婦昏夜之時不欲下堂出門又不欲明言其故因時傳母保母皆已前沒故假廟中之廬以拒左右推其心則胡瑗孫覺謂之婦人之伯夷劉敞以爲求仁得仁者也論其理則卽程子所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者也左傳說此事以爲待姆公羊以爲傳至母未至當皆傳聞之誤所謂道聽涂說者鯫公羊之傳卽傳母也公羊之母卽左傳姆字卽保母也何休注誤

遂逮乎火而死

補曰卒不下堂也是所謂以災卒

婦人以貞爲行者也

補曰劉向列女傳宋鮑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班昭女誡引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

伯姬之婦道盡矣

補曰疏曰共公卒雖日久伯姬能守夫在之貞故曰婦道盡文系案伯姬遇災猶能守義乎時有貞行可知矣行貞則婦道盡○子妻況卽齡論此傳曰婦人雖無外事然亦有百行雖有百行而貞爲之本故列女傳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六目而道則盡於貞矣以敬姜之賢也聖人直曰季氏之婦不淫矣亦此義也子甚善是言謂能通穀梁國語列女傳

詩箋之意夫自劉向作傳摯慶外分六目後漢書因有
列女之篇其序云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
操史體因應爾要
其立言爲有弊矣
詳其事賢伯姬也
補曰詳者謂以卒
日加災上也賢其
死正以賢其平時孫覺曰伯夷之賢不見稱於孔子則
西山之餓夫耳共姬之行不見列於春秋則宋國之憾
婦耳爲伯夷共姬又何
恨哉亦信其志而已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

補曰王弟亦王子故名也爲大夫則字
王季子是也大夫雖殺亦字召伯毛伯
是也○撰異曰佞公羊作年案年與佞聲近佞仁聲秊
从禾千聲說文仁古文作忎亦千聲千古讀若仁也又
說文郛
穎若寧

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

補曰首惡猶
主惡謂目君
也諸侯猶不爲首惡之文況在天子曲禮曰君子不親
惡益亦此意疏曰嫌天子之殺弟異於諸侯故以輕況
重擧重以明輕是
輕重之道並見矣

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

補曰君兼天子諸侯言之天子諸侯皆無
忍於其親之義而親之尊以今王今公錄
者獨此二人何得無罪見殺乎僖五年何休注曰春秋
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何不

論王子王世子王母弟者何注宣十年十五年以爲天子不言子弟徵也準論此傳則天子諸侯皆同

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補曰甚之者甚其殺親故直稱天王以首惡

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周無外補曰此本杜預即傳例所謂周有入無出上下既一見出文以後皆從正例

秋七月叔弓如宋補曰叔弓叔老子子叔敬叔亦稱敬子月者爲葬

葬共姬共姬從夫之謚補曰此本杜預杜又曰卿共葬事禮過厚傷伯姬之過災故使卿共葬鄭君說左傳曰夫人之喪士弔下大夫會葬禮之正鄭意此是古制晉文襄之霸因而不改也內君夫人葬例日外諸侯葬以時爲正以此差之則內女爲外夫人書葬者宜以此月爲正思錄之文輕重不爽○撰異曰葬下當有宋字脫也左氏公羊皆有宋字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補曰失國卒災傳各偏文者月卒日葬日卒月葬事情各異也春秋於宋共姬盡其事者五詳其事者二特崇之者一隱之者一一人之身錄之甚悉經辭之繁而不襃無若此者良以

家人之義利在女貞夫婦之道人倫所始深著其賢為後世勸也詩始周南召南春秋錄伯姬其意不異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補曰不復出鄭良霄者略之良霄亦襲大夫位不言復入者和奔位未絕

鄭人殺良霄補曰趙汸曰獲麟後史書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不言殺宗豎者省文也鄭良霄事與陳宗豎同而經書曰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文不省者以大夫自外入國與國人討而殺之各是一義於經不得相蒙也劉侍讀嘗發此義計夫子改正舊史若此者多

不言大夫惡之也補曰疏曰欒盈已發傳重發之者嫌與復入異故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補曰案中國諸侯若本非正嗣而其葬有故則亦不日卒而月葬矣今云不日卒而月葬是不葬者傳專對許悼公為說也許悼日卒而時葬明其本非弒當書葬者也蔡景不日卒而月葬明其實是弒所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者也不得以他卒葬常例為疑

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鄭嗣曰夫葬者臣子之事

也景公無于不可謂無民無民則景公有失於民則罪歸於子若不書葬則嫌亦失民故曰不忍使父失民於子補曰春秋變史例而又自變其例者皆義之精也於魯閔之不葬蔡景之葬見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補曰此澶淵王夫之洪亮吉以爲宋地洪引說文澶淵水在宋○撰異曰鄟本公羊無莒人脫也

會不言其所爲補曰史之通例其曰宋災故何也補曰問經何以特增史文與稷成宋亂相似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補曰明與成宋亂各不同也不言以救宋災者以者內爲志之文此會文無內大夫故不言以其

曰人何也救災以衆補曰案左傳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皆以大夫儛人明救災義主用衆故爲衆辭也救災大事特著善文無嫌於爲卑者亦無嫌於略而貶之故稱人即足顯其爲衆辭因以示義也左傳稱魯叔孫豹在會以情事度之魯必有大夫聽命經不書者方欲以衆辭一切稱人而於文不得言魯人又不得言叔孫豹會某人某人同於人諸侯以人公之例又不得直言會某人某人某人同

於盟齊內外皆卑者之文以共姬本魯女叔弓新往會葬魯大夫與於救災義在不疑故遂移會文於下全沒魯文也

何數焉更宋之所喪財也

償其所喪財故雖不及災時而猶曰救災補曰何休曰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爲更衣文烝案周禮注更償也即檀弓庚字國語漢書注更績也周禮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烖大戴禮同左傳曰侯伯分災禮也

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補曰疏引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感伯姬之節故爲之息兵文烝案伯姬事至葬已畢公羊以此亦爲錄伯姬不可通於傳息兵不相侵伐亦不得以澶淵之會爲指實又此會無楚八徐說非也傷氏以澶淵之會句讀斷謂傳特連言之似得其解而牽合左傳主相晉國於今八年之文從二十五年爲始亦非也此傳八年謂宋盟後八年也言所以得優游暇豫爲此澶淵之會者以此八年中乃中國夷狄息兵不用時也但言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而中國夷狄各不自相侵伐亦包之也但言無侵伐而滅入圍戰之事俱無尤可見也全經十一卷從末有三年之外不見中國夷狄滅入圍戰侵伐之事者獨襄二十七年盟宋

以訖昭三年絕無滅人國戰侵伐之事昭元年雖有取鄆敗狄二事而鄰近之爭聘遠之役固與諸滅人國戰侵伐者異例君子作春秋愛民重眾而惡戰晉亂既人則好始治故於濟淵特見善者乃善其不事兵戎同侮災患其事其時前後僅見也要之皆趙武屈建彊兵還好之力力如論語管仲之力周禮所謂洽功曰力者用是又可知宋盟乃春秋所貴殉然著明劉敝說彼經云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人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皆用傳語甚卓識也漢有孔氏聘辭之書乃是會宋之時宋以折俎享趙武之禮孔子以其多文辭特畢而用之亦足見宋盟之事夫子平日所致意也左傳載宋子翠之言以宋盟去兵為誣道又引詩美子翠非經義也傳特發此數語者以明君子書經用意深遠有文中之義又有文外之文前後相屬彼此相明者也齊召南解無侵伐八年得之而謂此傳是二十七年錯簡澶淵之會當為宋之會失其旨矣董仲舒曰春秋論十二世之事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又曰不在經與在經無以異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如董生之言則知盟宋不言所為而會澶淵言所為誠聖者之文也○劉敝以來說

宋災故牽合蔡事似是而非說見上二十五年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楚宮別宮名非路寢補曰與臺下又異故重發之何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案此卽左氏說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襄公大子補曰案左傳胡女敬歸之子毁也子卒日正也補曰葢嫌與子般同故傳發之以明昭之繼正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書非禮補曰杜預曰諸侯會葬非禮文烝案左傳稱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下大夫送葬自晉文襄改制君薨下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薨士弔下大夫送葬所言當得其實也公羊於此無傳文元年叔服會葬傳曰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何休於此注曰與叔服同義又於文六年注曰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又於定十五年注曰禮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五經異義許慎謹案公羊

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追圖政而常在路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文孫案此月者益爲下葬日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補曰莒犂比公段玉裁曰左傳云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於雙聲疊韻相合疑左以莒語訓中國語也案段說即本服虔論乘壽夢之說其說是也莒言買朱鉏赴魯改言密州

襄補注二十 終

大二千七百廿九字
小萬七千零廿四字
周注廿六字